焦氏四書講錄

高皇帝講義

伏聞我
高皇帝看書雖宗朱氏集註然義論英發不襲故常每以宋儒為迂而曰經之不明傳註害之乃詔孔克表等註釋若干以盡聖賢之旨又慮諸臣未達註釋之凡親製講語以賜俾取則而為之謹録三章于此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朕意攻是攻城之攻已者止也孔子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宋儒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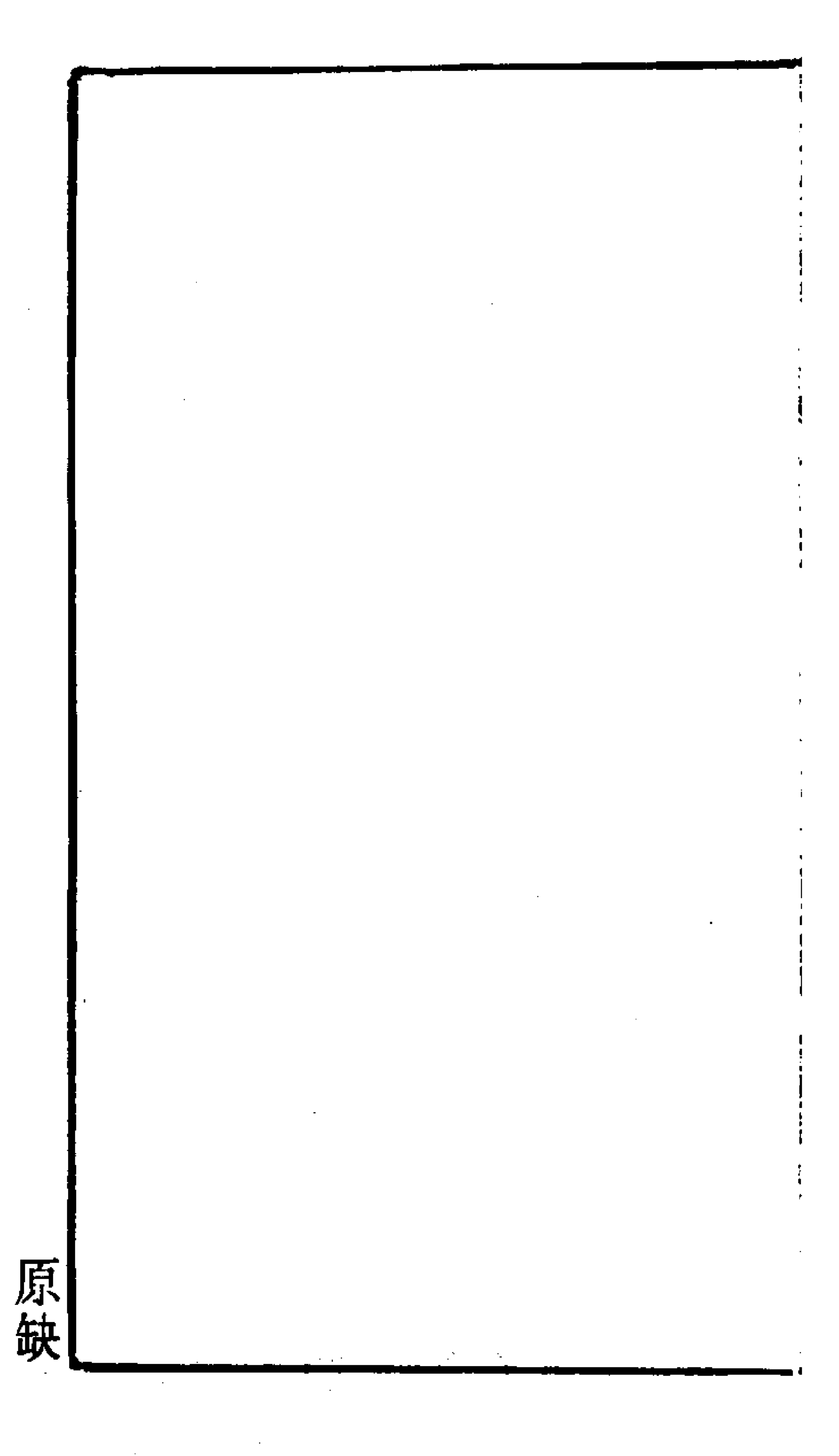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臯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妄得無訟孔子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要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使其既斷之後更無冤而訟者是為無訟也宋儒以為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全豈不謬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若宋儒以為中國之人不如夷狄是反尊夷狄而卑中國矣豈不謬哉

高皇帝之講數此者多洪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
訓此之謂也初年天有黑氣凝於奎壁後來其氣始消
高皇帝諭劉三吾等曰朕觀天象文運當興矣嗚呼文運之興
非
皇極之敷言也而何以克致哉
聖聖紹統
皇極重光是訓是行者天下二百年餘矣
今上皇帝
聖學懋於講筵彝訓敷於
皇極陽明子之從祀諸俊傑之同登天下欣欣曰文運之昌未
有甚於此也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將萬萬年矣五吾輩



原缺

附

大學與諸生講義一章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此章書是孔子提醒人由道的意思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蓋吾人在天地間誰不有箇門户誰不於户而能由之然道却是吾人人此身的本體吾人出入常行的大路也與門户一般乃舍之而不由不知是有何緣故真箇可怪可嘆也若說道是不必由的然由着道行便四通八達無所不至不由着道行出門便有礙一步亦不可行矣真箇可怪可歎也且易而易知簡而易能道本是箇不難由的吾人這點良知良能自孩提時便有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處況到成人時

又豈有不能由道者乎真箇是可怪可歎也仰惟我
高皇帝之訓有曰崇正學迪正道黜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歟
皇言所以訓臣民之由道者盎洞開重門已無餘蘊矣
列聖紹統一道德而同風俗者二百餘年未之有改方今
聖天子道化更新賛公卿以道輔治天下的人誰不由斯道也
然其間亦豈無日用不知不得其門者乎有一於此曷不反
而思之曰吾人與萬物爭差只是幾希所以貴於物者為其
能由道以盡却性分也程伯子云每思天下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朋友有多少不盡分處彼草木鳥獸亦必有箇生氣盡
根人不由道便是醉生夢死到下如草木鳥獸矣可以人而
不如草木鳥獸乎思及于此便怵然而懼所以由道者自不

容已矣然其間由道的人又豈無墮在旁門曲徑者乎有一於此局不反而思之曰俗學是沿門持鉢的道異端是空門寂滅的道聖學是吾人第一等當由的道孟子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必廣居正位大道之由而後可為大丈夫也下此一等便是小丈夫矣可以人而非為小丈夫乎思及於此便憤然而起所以由乎大道者自不容已矣然其間由大道的人又豈無假立門戶以欺斯世者乎有一於此局不反而思之曰門戶實實落落出了纔是由戶道理實實落落行了纔是由道由之以口談者是擋牆影響標榜門牆者也由之以身心者是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者也陽明子云吾人要從心髓入微處用力

自然篤實輝光而天下之大本達道在是矣若只在門面揩数上粧點雖是名為有道而道却因此益壞人心因此益惑正學因此益荒是由聖門之罪人矣可以君子而甘為罪人乎思及於此便沛然若江河之决而所以真真切切由道者自不容已矣爾諸生來遊太學之門亦誰能出不由戶也其果盡能由道而得門戶之真者乎若只倀倀而由此戶如朱子云相與遊戲其間莫知所以用心者其規為動息衆不異乎凡民而又有甚之者焉則尤可怪可歎之甚矣諸生其省之哉勉之哉

附直侍

經筵講義一章

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孔子欲人不可把言貌取人正是堯舜文武相傳來

取人數奏以言了却又明試以功文武之

却又本之六德六行並不曾只把言貌取

人未仕而待取者都務要立德立功不只在

已仕而効用者都着實有德有功不只在言論

此蒙其實福而熈熈皞皞之治乎今可想見

文武者故以此教人云人之言論不同

者這却不是篤實的論有談經論史

篤實的論有談詞論賦論得華深者
有談空論玄論得虛遠者這也不是篤
人都易得辨唯有一種論篤的人却是難辨
子者乎色莊者乎論是言論篤是篤實與是
可因他言論篤實便取他做君子也君子是
厚的人色莊是能言不能行做箇莊重篤
修身他說的實是脩身之理論齊家他說
求之理論治國以及天下他說的實是天下平之
理實若下取也然未知是君子而言行合一者乎未知是色
莊而行不顧言者乎若是箇君子以此取他則他日所建立
的定有益於天下若是箇色莊以此取他則他日天下不免

以虛名而受實禍矣言貌豈可取人哉臣嘗論之取人之法
亦甚難矣視其所以者是與人所為之善惡觀其所由者
是又要看人意之所從來察其所安者是又要看人之所樂
在善不在善只一箇論篤如何就可以取人也且又要觀其
辭予以察人之神氣觀其饌食豆羹以盡人之真情觀其處
揻衡擊啮以盡人之識量觀其盤根錯節處以盡人之才調
觀其磨煉歲月之深以定人之操守取人之法其詳有如此
者只一時的論篤如何就可以取人哉臣伏讀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人之奸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臨事試
之之勤比較而謹察之奸良見矣大哉
皇言其所定取人之極者蓋不在區區言貌間也

列聖相承恪遵成憲仰惟
皇上聰明天縱如日之升君子小人固有不待言貌而自辨者
即今野無遺賢朝無倖位天下之治亦熙熙皞皞矣然爰治
而危明臣竊有過計焉宋人有云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
小人難見所謂小人之難見者從非色莊之君子乎臣又恐
宋朝之小人易知後來之小人難見所謂色莊之君子得無
有愈慾愈變愈狡愈巧而愈亂真者乎然此亦惟在
陛下一反觀耳程頤云心通乎道者然後能辨人如人在堂上
方能辨堂下人曲直確哉斯論也伏願
陛下聖不自聖慎終如始此心洞然而常明則偽之巧者不敢
以眩此心廓然而常公則偽之巧者不容以雜此心純然而

當罵實則僞之巧者尤不忍以欺小人都化為君子而實費
蕩蕩有德而有功又何有乎色莊之論何憂乎觀人之非何
憂乎取人之謬也此之為正心以正朝廷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而堯舜文武與我
高皇帝
列聖之治益隆於今日矣宗社無疆之福其真在此也哉臣等
不勝顒望之至

焦氏四書講錄大學卷之一

翰林脩撰　濟陽　焦竑　著
翰林編脩　九我　李廷機　校

大學之道一節

此孔子以大人之學示學者大人是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箇身心意知皆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也其任大故其學大其學大故其道大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盛德大業備矣是之謂大學之道而成其為大人者也

明明德上明字是工夫即下明德的明字更不用他字可見只是復此明德之本體別無所加益親民親字程朱二子訓作新字時文且依他說若論理還當依舊作親字陽明子之

說最妙○新民主我去新他看不是民自新民亦不專指庶民乃人之通稱君臣父子兄弟師友凡彼此相親者通謂之民○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到得極好若新民則在人者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晦菴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德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堯舜之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自然到極好處且至善之止人雖或有未能而我所以望之者却不可不如是也若諉之於不能而一任姑息之政則是驩虞之小補者而已豈所以為大学之道乎○

○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彼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

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
怵惕惻隱之心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
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與鳥
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
憫恤之心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
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
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
天命之性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
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
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
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

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然何以曰在親民蓋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

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然又烏在其為止至善盖至善者明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

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彼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老佛之流是矣彼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止於至善而溺其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術數而無有仁愛惻怛之誠則桓文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猶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知止而后一節

晦菴乎以此條為止至善之由府文且依他說明德新民固在止至善而至善之止必以知止為先知止於能得已不甚相遠了定靜安慮亦只是從中細分其妙處有此四者非終身經歷之次第也而后字都不必泥○定字看來不是志有定向益知止之知有是物格知至了不是淺淺聞見之知乃入火而知火之熱入水而知水之寒超然覺悟真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也立志是初學事若知止後方志有定向似倒了晦菴只為看得知止淺了便下箇志有定向却不知此定字是明道了靜亦定動亦定之定就如今人說事體定了禪家入定亦此定也定則自然妄念不起無動不搖故靜靜則

自然身心俱泰意思閒雅故安到安時自然泰宇定而天光
發文理密察森森如其間矣非慮而何也慮而后能得是一了
百當大學之道盡在於我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聖人之
能事畢矣尚復有餘蘊哉○愚意更見二卷以此為稱格物致知傳

物有本末一節

晦菴子以明德新民為物有本末知止能得為事有終始時
文且依他說知所先後是用工處知所先後也不是全未下
工夫只汎汎然知其序便能近得道近道者德可明而民可
新善可知而止可得矣○陽明子曰本末不當分為兩物蓋
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木也是以謂之本末
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

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德以親其德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愚意更見二卷以此為釋格物致知傳

古之欲明一節

此條不可截斷歷歷說將去只重幾箇欲字乃古人之心欲如此必先如此還未曾用工若作用工夫豈有先天下國家而後及身心意知之理○明德字是八條目之主格物致知者知明此明德誠意者實明此明德正心脩身者明此明德於心身齊家治國者明此明德於家國而獨於天下云明明德者以一而例餘之意也○問天下與國是天子諸侯之事卿大夫以下無與者大學槩以治平為教豈不為思出其位

犯非其分而何以謂為己之學乎晦菴子曰君子之心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天子之元子衆子卿大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則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為己事之當然而豫求有以正其本乎大抵學者於天下之事以為己之當然而為之則雖籩豆有司甲兵錢穀亦是為己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是為人耳○家門之內恩常掩義參差不齊須要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故云齊身云脩者如器已成而脩之心云正者如器稍偏而正之不大段費力了唯誠意是緊關頭要狠着

下手實在為善而去惡過了此關更有何惡也其或心不正
身不修只是不免有些偏處却不是為惡矣故知者以此為
黑白關此關未過雖有小善亦是黑中之白此關過了雖有
小失亦是白中之黑又以此為人鬼關善便有生之道生者
是人惡便有死之道死者是鬼過了此關已是人不是鬼矣
差差黑白猶可也死生人鬼都繫此關頭可不謹乎○誠意
至平天下一件自為一件故著先後字先字後面逐一有箇
工夫不是先一件完了後一件便自了得惟致知格物通為
一件故獨著在字致知者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耳○陽
明子曰身者心之形體運用者也心者身之靈明主宰者也
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

則心之本體原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之發而後有不正也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之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也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者至也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豈世儒之所謂充廣其知識者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矣良知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善善惡惡吾心之良知未有不自知者而皆無所與

於他人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而已矣何者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使不能誠好之而復欲背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惡使不能誠惡之而復欲蹈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也若是則雖云知之猶不知也意可得而誠乎今以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矣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蓋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

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苟不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苟不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未誠也今於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吾心始快然自慊而意念之所發者無有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后身脩是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之次序而其體之惟一

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之次第而其用之惟精則有纖毫不可得而闕焉若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歟○格字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皆有正字之義而未可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格君心之非之類則皆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訓矣且大學之格物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工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

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世之弊耶蓋大學之格物與繫辭之窮理大旨雖同而徽有分辨不可強此而附彼者也今即以格物為窮理而謂窮理屬知格物未嘗有行則非惟不得格物之旨併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世儒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兩截而支離缺裂聖學益以殘晦也哀哉

物格而后知至一節

此條是解上文之意古人之功不槩施而必有所先者蓋以物格而后知至故致知在格物知至而后意誠故欲誠意者先致知以至國治而后天下平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國舊說作效不道○物一格了知訖至知至以下六句節下
一字內却要用可字誠正脩齊治平逐一一有工夫在也、
問條目中諸無可疑只有格物一條陽明子之說固不可尚
者即如晦菴子說作博求於物乃能見道亦似通得一般曰
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
不同其蔽一也要見須是闢了垣壁撤了紗紙使自見何須
博求博求正為未闢未撤耳既見或局隘尺或限區域猶有
方也立乎泰山之巔而遊日月之下則溥天在目復何容言
舍此而博求以格物是記醜而博者矣○晦菴格物諸說都
是中年未定之見至其晚年痛自悔艾以為自誑誑人乖不
可贖且曰書策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則其可造者

亦與陽明同矣天高海濶展也大成豈徒蠶絲牛毛之覓而已乎○陽明良知之說亦要善理會自良知未講以前學者尚有些得力處自此講盛行於今數十年矣得力者反多不逮於前何也人人只說良知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為外道此等若是陽明復生恐亦不免攢眉白沙子云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處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良知之說正是體統該括處其合當理會者未可便置之不理也蓋陽明不是以良知為止只要以良知為主意致良知為工夫如孟子說平旦之近於人者良知也而繼之以長養便是致良知的工夫四端之有於我者良知也而繼之以擴充便是致良知的工夫陽明之意正如此故其說有曰良知是

未發之中寂然太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却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也是必致之而後可謂之學則亦未嘗廢學而說良知矣今人不理會致良知的工夫脫空談箇良知初下手時便說了手的話正是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盜聖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蔽君子之戒懼也其為良知之禍陽明之累者亦無窮矣豈止得力處不逮前人而已哉

自天子以一節

明德之條目有五而脩身所以成其終新民之條目有三而脩身所以成其始身之於人大矣故自天子至于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為本○脩身以上德之盛也脩身

以下業之大也本末兼舉體用悉備矣此之謂大人之學○凡事莫不有本木之千枝萬葉起於根水之千流萬派起於源無根者雖榮不久無源者可立而涸脩身為本則根之深者花自茂源之深者流自長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身非家國天下之本而何也學者並而習之誰不知脩身之為本而所以行之者則皆舍本而徇末倒行而逆施何怪其治之不古也歟

其本亂而末治一節

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家國天下都又分箇厚薄者陽明子曰論理自是有箇厚薄之分譬如身是一體把手足去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乃理合當如此又如草木與鳥獸同

是愛的把草木去養鳥獸心又忍得人與鳥獸同是愛的宰鳥獸以養親或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都是理合該如此自有差等殊同不得所同者施之各當其可耳便是大人一體之學○問人亦有本亂而末治厚者薄而薄者厚何也曰本亂而末治者是政刑之威民免而無耻原不可以語治厚者薄而薄者厚是勢利之交勢窮利散而交絕矣厚者如是乎○既提出身為本又提出家為所厚此訣最妙我

高皇帝有冈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其妙契此訣者矣

大哉聖道之統承神哉

聖明之治化而所以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其皆由此哉

此經一章四書盡在此五經盡在此諸子百家亦盡在此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只有此事而已矣聖賢之盛德大業亦只是了却此事而已矣經書子史之說雖有不同亦莫非此事之理而已矣故曰盡在此經一章

康誥曰章

此傳三引書康誥只平平說太甲較說得密帝典又說得闊乃傳文引書之體不是堯湯文王之德有淺深○克明德克字連明字看克只是能不是用力字○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只為氣偏而太剛則有所不能氣偏而太柔則有所不能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能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能不

特此也兄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能文王無一些偏蔽故能明其德耳

天之明命即明德的本原自我之得於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顧諟諟字輕不是用力字顧者返觀內照之意明命是何物耐以返觀內照得只內省此虛明處便是若謂以心去顧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誤矣

明德之體都是大的但人不能明而自陷於小堯却無昏積狹小之累故能明其大德然亦只就自己身上說若說到光四表格上下處又是新民境界矣

皆自明句是總評三書所言帝王之學皆是自明己德也不是訓解三書之詞皆言自明己德之意自明字須要發揮得

出時彖於皆字着力而于自明處反畧非旨○明明德三句是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德一句又是經文首三句之綱領敬之一字又是明明德之綱領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程子云是整齊嚴肅謝顯道云是常惺惺法尹彥明云是收歛心身不容一物必如此而後德可明以至家齊國治天下平者要皆此敬之所為也故曰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信哉

湯之盤銘章

此傳引盤銘詩書亦畧有淺深傳文之體是要一步緊一步盤銘說新民之本康誥說新民之事詩說新民之驗

茍字最重即誠字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了工夫方能接

續做去○心體原無一毫私欲錯雜至潔至淨常人不能無汚累便須洗濯不必本體上增益只洗濯那潔淨的本體出來要見本來面目便是○日日新二句一串說不可分斷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又日新者日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息也○書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尹氏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皆此銘之謂也伊尹萊朱之於湯其是見而知之矣

作新民晦菴子以新字連民字看時文且依他說作之者非因學校是作之之具勞來輔翼是作之之功推我之明德以明其明德則是作之之本也即此誥曰德裕乃身又曰盡乃心無好逸豫乃其乂民作之之本亦見於武王之命康叔矣

舊邦新命要見文王自新新民之極處民之視聽在君天之

視聽在民天命新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可以見自新之極即此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敬於己者而緝熙也非自新之極乎又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聞於人者而不已也非新民之極乎須如此推補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猶上章言皆自明也一般君子指上三聖人言無所不三字對上章皆字看用其極三字對上章自明字看只盡其所以親民者便是極字即書言建極會極之極是箇標準之義於新民最為親切故用之耳註以止至善解之恐犯下章

愚意更見二卷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陽明子之意如此

詩云邦畿千里　二節

首條引詩是汎說其理重一止字邦畿為民之所止至善亦為明德新民之所止也

此條引詩重孔子說詩上於止知其所止是鳥於可止之地而知所止人當知止處只含箇明德新民意若太露出恐說詩之時未曾將此作骨子也○昔有非孟子者說他不應常把人來比禽獸不知此是聖人不得已喚人不醒沒奈何為此激切語耳即如孔子說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又恨人反鳥之不如也這等激切語豈是得已

詩曰穆穆　節

此條引詩是以聖人為學者立極文王緝熙敬止益聖人之

心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欲之蔽故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其安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敬止敬字是舉敬德之全包下仁敬孝慈信在內下五句都要点敬止意總見是敬止之目○仁敬孝慈信要說得盡善仁不是徒寬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亦仁也敬不是徒順責難於君陳善閉邪亦敬也慈不是徒愛家有嚴君愛而勞之亦慈也孝不是徒守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亦孝也信不是徒執惟義所在行不必果亦信也晦庵子云學者徒得五者之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為姑息敬為阿諛孝為陷父慈為敗子而信為尾生白公矣可謂之止至善哉

詩云瞻彼　節

此條引詩晦庵子以為明明德止至善時文只依他說學問自脩是求止至善之功恂慄威儀是得止至善之驗此雖釋武公之詩却不就武公說乃汎說大學之君子也○看來道學自脩一學字便已了畢講習討論之訓不知其何謂也如學而時習之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等之學豈止於講習討論耶蓋學是學存此天理切而後磋者在人欲上切磋出天理來也自脩則就此天理有太過不及未能恰好者又脩之以協於中是琢。琢中更琢微益微。至當處便是琢之而後磨也若以知行分貼作兩項是豈聖門合一之學哉○恂慄是誠敬之自然溶戰慄二字亦似着力了威儀即恂慄之發凡於外者盛德至善不是兩件此德之盛為善之至也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故自不能忘○此處不忘是不忘於當時下文不忘是不忘於後世

詩云於戲前王　節

此條引詩晦庵于以為新民止至善時文且依他說文王武王之新民就親賢樂利上見得賢是文謨武烈啟佑後人也親是創業垂統覆育後人也樂是立綱陳紀使人各安其分也利是分田制里使人各遂其生也後世之君子小人賢其賢而親其親樂其樂而利其利可見其新民止至善矣向使未止于至善即當時已有忘之者況後世乎○此詩有曰無競惟人不顯惟德武公詩有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夫親賢樂利要皆一德之所為者而盛德至善則又溫溫之所基也試看今之人溫和謙厚者告之以善則惟德之行強狠乖戾

者告之以善則覆謂誠偽甚之至與不至覩其甚之有無何
如耳凡曰止者必有其甚也欲止至善之君子（其先以溫溫為之甚哉）
此傳釋止至善學是格物致知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之事
恂慄威儀是身脩之事親賢樂利是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
八條目盡在此○愚意更見二卷即陽明子止於至善以親
民而明其明德之謂也若謂明德親民可以析而為兩項則
昔人一體之學哉

子曰聽訟吾猶　章

愚意詳見二卷晦庵子以此為釋本末時文且依他說聽訟
句輕只重使無訟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訟大畏民志
是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私下自然無訟大畏民

志就聖人之明德有以懾服民心說訟不待聽而自無意緻在此句之下○山有虎豹而狐狸不敢晝號川有蛟龍而鰍鱔不敢夜舞況有聖人之大可畏者在而民敢為訟乎○孔子為司寇時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季孫欲殺之以教民孝孔子曰是殺不辜也夫民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乃赦其獄父子如故所謂使民無訟者非聖人其孰能之乎○聖人不常有訟亦焉能絕無為吾民者只自家警悟便是儻或不遵禮法逞忿争強動輒與人搆訟此既求勝於彼彼亦求勝於此究連禍結以至破家蕩產身先刑獄何益之有耶

所謂誠其意 節

人性本善無惡亦本好善惡惡氣拘物蔽者固不知善惡之所在大學君子格致而知所好惡了然或未能決去而必得却又是自欺者須要禁止乎此惡惡便如惡惡臭好善便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此之謂自慊自欺自慊非對言亦無兩箇不自欺則自慊出乎自慊則入乎自欺矣獨是心中發出一點念頭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處盖指欺不欺言不可雙頂欺慊說註審幾正是慎處謂審其實不實之幾也○毋自欺工夫極細如有九分義理一分私意亦是自欺不必以下小人事來比下文所云又其甚者故特舉以為戒○獨字不止自家獨處如與衆人對坐自家心

衆起一念亦是獨○人所以不慎獨者意以惡可揜而善可詐也故下文極說惡不可揜善不可詐以見獨之當慎意善者好色也惡者惡臭也獨之不慎是棄西子之好色而蒙不潔之惡臭人皆掩鼻而過之矣能無愧乎

小人閒居

此小人亦知有個善惡但不知得其可好惡而又不能慎之於獨以禁止其自欺是以敗露到此○鼠以昏出鴞以夜號為昏夜之無人見也閒居無人之地而為不善者此之類矣噫堂堂丈夫而可為鼠為鴞乎○閒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從何處見得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簞食豆羹見於色便可見其肺肝○誠中形外承上

人之惡說君子不是重以小人為戒若以小人為戒而後慎

獨亦粗淺矣不如只平平說獨之不可揜如此此若子所以必慎此獨也歟

曾子曰十目節

曾子曰三字是衍文舊說十傳是曾子之門人所記故又引其平日之語非也程子於西銘猶云不得子厚筆力無緣做得況無曾子筆力者何緣做得十傳文字以此知十傳是曾子所自作〇十目十手二句不要用如字如字於其嚴乎意便緩了要明說出不可揜來耶諺云牆有縫壁有耳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為也十字只見得甚多不拘定十箇獨而無所指視未為可畏指視而不甚多亦未為可畏必一甚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其可畏甚矣〇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

自知之為惡於獨者常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善者何所畏重惡一遂然則小人之揜惡而著善者真無益矣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歟

富潤屋

富潤屋聖賢原不屑道者此只借以形容德潤身意之既誠明德便實有於己而身可潤心曠神怡之謂廣暢於四支之謂胖君子必誠其意者必慎之於獨禁止其自欺擴充其自慊而至于潤身之地也身至于潤是以好色而馨花香肌而佩蘭矣非可愛可樂之君子乎○問誠意以下猶有正心脩身工夫如何意誠後便心廣體胖曰誠意的人已是好人了正心脩身工夫都易得盡定然能廣能胖晦菴子亦云若於此處分明了其餘工夫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濂溪子云

誠無為幾善惡審幾以立誠便是慎獨以誠意為心之邪正家國天下之存亡皆決於此也意毫釐之差即千里之謬矣此曾子所以喫緊為人而特作一傳也哉

所謂脩身　節

程子謂身當作心是也此心之體本虛物未來時心裏原無物物一來時隨物而應心裏亦無物物既應時心裏仍無物無物是無所也無所是虛虛便靈便是本體之正有所是不虛不虛便不靈便不得本體之正○有所所字即方所之所前有將迎後有留滯便有箇方所落在一邊不得其正者落在一邊也異說得太甚此是意誠的人有甚奸邪大惡○問忿好是自己的事可勉強不為憂懼自外來的由不得自己

當如何曰便是自外來的亦要我有道理處置雖合當憂懼若為憂懼太過亦濟得甚事試看羑里之囚匡人之圍雖死生在前聖人亦處之泰然何曾為他動心○陽明子曰忿懥幾件人怎能無得只是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且如出外見人相鬬其不是的我心亦怒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纔是正○學者有因兒病危心甚憂悶不堪者陽明子曰此時正好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了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纔過

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於人子豈
不欲一哭便死然却曰毁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天理本體
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我
高皇帝因鏡工之語惕然曰鏡一物耳範略有偏則形失其真
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即百度乖矣
文皇帝因講官講此論之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
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人君但
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正心之學既有知我
祖宗之真切者哉
心不在焉　節
心一有了方所如在忿懥便不在恐懼雖當懼者亦不懼在

好樂便不在憂患雖當患者亦不患凡百事旣在彼便不在此則不知此故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不是不辨邪正意誠以後的人豈有邪正尚不辨者此三句亦說得甚輕心不在此形故視之亦不見心不在此聲故聽之亦不聞心不在此味故食之亦不知此亦人之常事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非心不在焉者乎

此謂脩身 節

陽明子曰心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死了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

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也故謂之心○此傳與後傳都不說正心脩身齊家工夫者蓋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ゝ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枯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灵覺性矣又何須另說藥來工夫哉

所謂齊其家　節

問脩身在正心後既是心得其正如何又有親愛敖惰等偏曰親愛敖惰五者亦是當施的但就中不能無偏處其失比之不得其正却又小些晦庵子云如在官街上差了些路是也○親愛至敖惰洗說身與人接而家人自在其中親愛一偏褻狎便生褻狎則身不脩家人見其褻狎者恃恩而驕亦

蕩軼而不可律敖惰一偏忿疾便生忿疾則身不脩家人遭其忿疾者失歡而怨亦狠戾而不可訓矣○故字承上五句來親愛畏敬哀矜皆好之類賤惡敖惰皆惡之類此心無兩用好惡不並行既偏好此人必不知其惡既偏惡此人必不知其美也○之字蘐泉子訓作往字亦是如云之齊之楚之類任其所往而不察故至於偏○驪龍在九重之淵千金之珠在龍之頷下然有時而睡則沒淵者亦得而竊之心者千金之珠也不察而去之偏者有時而睡之龍也常醒醒地珠終不失矣○問前說忿好憂懼此說好惡都是本乎心而應乎事者何以一屬之心一屬之身曰傳文是隨所發一叢者泥著看便不通

故諺有之　節

此與上條一意總是説好惡之偏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只引諺知此一是偏好而不知其惡一是偏惡而不知其美見得人情偏處必至於此也不著定脩身者身上説心正以後的人豈有不知子惡不知苗碩而至如此之甚者乎

此謂身不脩　節

齊家之道語其本固在脩身語其法尤在一嚴字易之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君長嚴則朝廷肅父母嚴則家人齊矣又曰閑有家悔亡亦嚴之謂也以法度為之防閑則家人不至於亂而無悔矣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亦嚴之謂也治家嗃嗃然過於嚴厲不能無傷傷則必悔然而家人齊肅雖悔猶吉若婦子嘻嘻笑樂無節則家必至於敗矣

又曰有孚威如終吉威如亦嚴之謂也本之以有孚而治之以嚴威則家可保其終吉矣伊川子云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家人之禍常在嚴不足而瀆慢生也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嚴為主夫齊家者至於文王周公孔子亦可謂盡善矣而家人之卦三聖人者皆主於嚴則嚴之一字真齊家之良法也彼以嚴為憚而樂於寬柔者豈以三聖人為不足法乎史家所紀英雄之才猶或有溺焉而不能自克者又況柔弱之人乎嗟嗟柔弱者婦人之道也自諉於弱而不能以嚴齊其家則是舉家皆婦人而無一有丈夫之志者矣盍哉

所謂治國　節

君子脩其身後可以教家其家不可教者身未脩而不可以

教之出字只當外字看不外乎家而可以成教於國孝弟慈三句正解此句之意○孝弟慈是明德之大端[illegible]親此孝而事君亦此孝事兄此弟而事長亦此弟恤幼此慈而使衆亦此慈故君子孝以事親而家可教則國之為人子為人臣者皆觀感而興於孝弟以事兄而家可教則國之為人弟為人卑幼者皆觀感而興於弟慈以恤幼而家可教則國之為人父為人長輩者皆觀感而興於慈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孝即是忠以此心事親便名為孝以此心事君便名為忠隨在而異名耳不要作推說弟與慈做此此亦只重理上不要把事來件件比擬比擬便有不同處○問教國人是教以孝弟慈抑教以事君事長使衆曰教以孝弟慈曰然則

事君事長使衆又何以敎之曰理一而已既敎以孝弟慈則
所以敎其事君事長使衆者亦在是矣

康誥曰如保　節

君子以孝弟慈敎家而國亦成敎者蓋以孝弟慈是家國人
心同有之理非家人有而國人無者故以之敎家家可敎而
國亦以之成敎也若使此心之理家人有而國人無安能不
出家而成敎於國乎○問慈心之同必以自然明之者何曰
自然是天成的勉然是人爲的人爲或有不同處天成則處
處同然也觀慈心之同而孝弟之同可知矣○如字輕看心
誠求之保赤子是如此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不學而知正
是良知也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家國一理故能教家者即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處重仁讓之興作亂僨事輕帶說仁讓二字孝弟慈中俱有之有恩以相愛是仁有禮以相接是讓貪戾者仁讓之反作亂者不仁不讓之極○興仁興讓亦只是興起還未曾說仁讓若說仁讓下又何用治國的工夫○機是弩上機機在手至近一撥便發矢不疾而速不必身親往百步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其機如此有近而易速而遠之意○問仁讓屬家貪戾屬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書云爾惟德罔小萬邦維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此之謂矣○問戾是拂人情者聖人處凶頑刑罰流竄於人情亦有拂亦似戾否曰刑罰流竄是彼自取因物付物正不戾也且觀帝王處凶頑俟明

撻識渾是並生之意為囚求生道至三至五必不得已而臨刑循為之慘怛為之下車而泣安有戾也或有改作人心未協諄諄以言語代斧鉞亦安有戾也後人見已之非便揜飾見人之非便忿掛謂之義氣謂之名節有改作便排衆自遂謂之力量却不知正是大拂人情之戾也此意不講人以此難於賢聖國以此難於治平吁可恨哉

堯舜帥天下　節

堯舜以仁帥桀紂以暴帥皆是所令如其所好者故民從之若本身好暴而令民以仁是所令與所好相反民豈肯從之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正所令如其所好者民必從之禮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此之謂矣○有諸己無諸己是身脩了須補敎家齊有者有孝弟慈無者無不孝不弟不慈然只泥以善惡說亦礙人字都是國之人以己及人便是恕恕便能喻人了不恕三句只見得不可不恕耶不采亟○問人若未有善而不求人之善未去惡而不非人之惡不亦恕乎曰此庵子因恕字之旨以如心為恕如愛己之心以愛人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不是以姑息待人之謂也若不能然而直欲以不肖之身為人之標準凡吾治教所當施者一以姑息待之而不相訓誥不相戒勵將使天下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則大亂之道也而可謂之恕乎○恕字只可施於人不可施於己光武

謂絜悍善恕己豈未能推夫謂以恕己之心恕人皆錯認了
恕字嬾庵子云一字之義不明而其禍有不可勝道者此之
謂矣學者謹之哉

故治國在齊其家

故治國句是通結上文齊治之理上文已說盡了此下又引
三詩不厭重複者詩可以興要人反覆詠歎而自得之也嬾
庵子云令人心曠神會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引詩之功為多深其意矣
宜其家人就君子說宜者脩身以宜之也而后可以教國人
雖說淵然作教國之為夫婦者亦不妨
宜兄宜弟亦是君子脩身以宜之也而后可以教國人作教
國之為兄弟者說亦不妨

為父子兄弟足法是君子之身脩而足法也足法下補家人
法下意而后民法之之者國之父子兄弟法之也
三詩雖平平引來無箇次序然以夫婦為首者婦人女子最
難化而夫婦之間尤易失於動不以正也易之家人首以利
女貞為說文王之詩首以刑寡妻為說而此處亦以夫婦為
首兄弟次之總一家說又次之者畢竟有箇意思
此傳雖說治國之道不外於齊家然治之一字亦煞有工夫
在即以今天下論之京師者非國乎隆慶以前京師士大夫
除老成當國者治之一字不理會也多矣但見其蚤朝一退
則逐隊而升堂散衙一回則乘騎而拜客坐下則呼圍棋擺
酒小唱則呼道子何人談古文者則誇秦漢史記談時文者

則奪科甲元魁較官職之炎涼則不覺憂形於色較轉官之遲速則不覺歎息咨嗟假命相而詆陞遷者則不與絕交算田畫而謝金帛者則不暇停筆有講治平之學者則誣以僞學而嚴其禁有奏治平之疏者則誣以他過而弃其救治之一字不理會也多矣士風到此如國家何耶今日士大夫固無此風然風流易趨也習俗易染也一洗此弊而理會治國之工夫以致天下之太平者必有其人矣又何俟乎愚說哉

所謂平天下　節

此章釋平天下老老長長恤孤三句前已於齊家治國說了而又云然者蓋以見國之人心同於家天下之人心亦必同於國也○國之人既以家而興起天下之人亦必以國而有

興起之心華其興起而或無以處之則其所興起者亦不得
遂如政繁賦重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使不得盡孝弟慈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處之使之仰足以事俯足以畜而其
所興起者絕得而遂舊說以絜矩作化民不知化民是絜矩
的主意晦菴子云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是也○矩
所以為方四方都均平如下以己度人知其好惡之同而處
置得宜無有虧闕不平之處故謂之絜矩○曾子嘗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發揮一貫之學可以見於事功之實者正
在此絜矩一篇○人與草木鳥獸雖不同類然其生生之意
亦未嘗不知故取之有時而用之有節亦得以遂其生至于
與我同類者乃不知處之以絜矩何也阿房賦云秦愛紛華

人亦念其家西山子云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君子知身之痛切於我家之念同於我故雖以一杯酒散作十分春猶恐人之有傷也況忍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耶○問自身以及家國天下皆推已及人的事傳者一事為一說若不相通何也曰傳文是互見之意齊家治國亦有絜矩之道平天下亦有仁讓之化此等處要活落看

所惡於上　節

此條盡出絜矩的樣子是箇絜矩圖然亦況就絜矩解不着平天下君子身上說六毋以字皆有絜而度之之意○人心有好有惡此只云惡者惡與好相反所惡者勿施施之者必其所好也○夫子謂恕字終身可行程子謂充得恕去便天

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便天地閉而賢人隱晦底子謂桀紂盜跖之無所不至亦由於不恕來不絜矩是不恕也不恕之偏至於為盜跖桀紂天地閉而賢人隱豈止若王肅趨由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為守易尉而為尉陵守者僻及一身而已乎

詩云樂只　節

此說盡絜矩之道者父母字最喚醒人子是父母所生好惡無一些不同子有痛苦父母便痛切於心惻隱而安全之者自不容已君子若以父母自處而以子視天下之民未有不恤民之痛苦者也○好惡字包得廣下文理財用人是其大者都在此好惡中此之謂民之父母就君子說而常說道民愛之如父母以形下為天下戮

詩云節彼　節

此說不盡絜矩之道者節南山是刺尹氏之不平引上四句便含下不平之意○尹氏是世官以故不平此亦可見官不可世春秋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為世官之戒者此也○有國者不可不慎是慎其好惡務與民同而不至于辟嘗觀江海之大魚釣不能牽網不能制一失其水螻蟻得而制之有國者大魚也民者水也辟則為天下僇螻蟻得而制之矣

詩云殷之　節

上文為民父母是得衆便有得國之意為天下僇是失國便有失衆之意故此條引文王詩結之得衆失衆二句就指殷說殷之先王得衆而得國此可以徵好惡之同而為民父母

者桀殷之子孫失衆而失國此可以徵好惡之辟而為天下僇[illegible]矣

是故君子　節

絜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迷其好惡者只在於財用○君所以不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因財用之故而專利以病民故說好惡之後就繼之以財○德字據下本末二字是對財字看

君子先慎乎德者不先務財而先於德慎之也不是雖無所不謹而慎德尤其所先之說有德則好惡自與人同而絜矩無不盡人之被其德者皆來歸之而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不患財用之不足矣

德者本也

德者財之所自出是有天下的本領財者德之所自致是有

天下的末務此君子所以先慎德而不先務財也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司馬溫公云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之雨澤夏澇則秋旱為君者若事聚斂財盡在官便不在民民窮而無所出便為盜而劫奪起亦勢所必至者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此承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說重在財聚則民散○晦庵子曰為君者愛民之心不如愛財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為臣者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順旨聚斂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

可復振至於民散國危而指引無所則其所聚者秖為大盜

積耳亦何益之有哉

是故言悖而出 節

此又說財聚者不特民散而財亦散也言貨不兩平重在貨之於出

康誥曰惟命 節

上文有人有土便才得天命之意民散貨出便有失天命之

意故此條引康誥結之善是慎德而散財也不善是外本而

聚財也善則得不善則失得失只隨人轉移正見天命之不

常○前云命之不易此又云命之不常是以天命之重而致

丁寧之意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此之謂矣

楚書曰 二節

楚王孫圉聘晉趙簡子問楚之白珩為寶幾何圉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玉是財養是德不寶玉而寶善是知內本外末者矣

晉獻公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以告舅犯舅犯曰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悅之孺子其辭焉仁親以終親之喪說國是財仁親是德不寶國而寶親亦是知內本外末者矣

秦誓曰若　節

此下四條又以用人言好惡公私之極秦誓只將箇善人惡人以見此等人是當好的此等人是當惡的不是說大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一个臣只平平說不是挺然獨立之謂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渾厚的長者不申表暴雖有技君無技耶休休是寬大安閑之意如有容不是如物之有容休休處難以名狀故強以有容狀之寔能容容字一般寔字對如字說既云如有容又云寔能容無非形容之詞○彥聖者容之有技者亦容之益君子之進要多不比小人之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二小人進則君子必退泰之初九二君子進而拔茅之象拔者蘭也蘭之根不盡拔否之初六一小人進而有拔茅之象拔者莠也莠之根便可去一陽之生未敢為君

子喜而曰朋來無咎者一陽未易勝五陰也一陰之生便遯為君子憂而曰女壯者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彦聖者容之而有技者亦容之多多益善矣○君子之進固是要多然亦要得真君子得真君子者只在于名實之辨鹿坡子曰國家三歲比士于鄉又會比于京師所得千二百餘人此千二百人者皆於千萬中拔之者也今取其文讀之非聖賢之道不列于篇非帝王之斷不屑于譏蕭曹房杜而下率置貶辭是國家三年之間得君子者千二百人不為不多也而治平之效未臻者取之以名不以實君子而非真君子也然猶可諉曰姑以言舉俟其服官政而後試之用也則又有考課之法焉群長考其鈐轄于外而總之以制使臺省各考其僚屬

于內而領之以考功銓衡者又總攬而酌量之法非不詳也然不公者或徇于愛憎之私不明者或移于毀譽之說不精者或蔽于簿書之欺不勁者或懾于權貴之撓貪酷而欲薄其罰則附于才力之不及剛直而欲害其賢則誣以素行之不謹以疲軟者以貪敗而不詰軟者之非以能存者以罷黜而不劾存者之罪其甚可惑者遷秩之後復以前任而黜之果不肖也胡為而遷也果賢也又胡為而黜也倒置若此其何以服天下之心今薦舉之疏給由之籍靡不有功之可紀者是國家又歲得君子若干人不為不多也而治平之效未臻者考之以名不以實君子而非真君子也國家幸而無事一不幸有事焉吾懼其可倚用者不多也往年寇潦作逆之一

旦牧縛九十餘人此九十人者皆拔於千萬人而用之者也而伏節死義者止孫許二臣是亦可痛哭也然則名賢之不辨進君子而非真君子者雖多亦奚以為也此說最好○以能保我子孫為句黎民帶尚亦有利讀大抵春秋戰國之君多知有子孫而不知有黎民觀尚亦二字語意視黎民亦自輕於子孫矣○書采秦誓此亦有秦誓及晋楚之語聖賢不以人廢言而取善之無窮也如此夫

唯仁人放流　節

此條承秦誓下一截云娼疾之人妨賢而病國仁人待之宜如此然謂之能惡人則可又謂之能愛人何也蓋既能惡人必能愛人況此是引夫子成語亦不容去了能愛人三字○

問娼疾之人固是可惡然惡之如此之深恐不免有已甚之亂晦菴子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緒不止娼疾一事仁人不深惡彼而獨深惡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流禍之長及於後世未已也然非殺人之盜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彼此之勢雖殊苦樂之情則一放流而不遠則其為害雖不得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忍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必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葢不惟保全善人使不被其害而亦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與其禦亂之術亦已至也而何致亂之有哉

見賢而不能舉節

賢即容賢利國之人不善即妨賢病國之人慢是不肯作速

過是錯過而失刑也○子路問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亾何也夫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郊是以亾耳慢與過者如此○大造者以蛇虎害人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不善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置蛇虎於通衢而為害也甚矣

好人之所惡　節

慢與過雖未盡好惡之道然猶知所好惡而不至拂人之性若於惡者好之而好人之所惡善者惡之而惡人之所好使是拂人之性人怨而天災故曰災必逮夫身○天下之災祥係君子之進退君子多而如林便是盛之象祥也君子落落如晨星便是衰之象災矣君子康寧福澤如山如海便是太

平之象祥也君子推析頗詳如滿舟如霜衣便是大處要緊

是故君子 節

是故二字總承樂只君子以下絜矩之得失來絜矩之所以得失者豈有他哉亦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故也○大道是絜矩之忠信以得之忠信如何就能得絜矩蓋絜矩原從心裏出來吾人此心原是至明至公的盡心為忠實心為信實實落落盡了此心純是至公至明的本體則好惡自與人同而無處不是絜矩故曰忠信以得之今人只說忠信是誠誠則明誠則公亦不甚玲瓏驕泰以失之驕是心裏自矜泰是心裏自佚全與心的本體遺了有甚明處有甚公處好惡都是拂人之性者如何能絜矩得故曰驕泰以失之此纔

見絜矩之得失只在于此心矣○格致誠正使其實實落落
盡心的工夫晦菴子云格物致知故能通天下之志而知千
萬人之心即我一人之心誠意正心故能勝一己之私而以
我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是矣○此章云得失者三初以
衆說次以命說此又以心說乃極本窮源之論心乎忠信則
能絜矩能絜矩則能用人理財衆由此得國由此得而命亦
由此得也心乎驕泰則不能絜矩不能絜矩則不能用人理
財衆由此失國由此失而命亦由此失也夫民心之歸叛國
祚之脩短天命之興廢皆決於此心大哉心也真乎天下之
大本大源也哉

生財有大道　節

此又說及財用者益以發前未盡之意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是有國者不可一日無的雖聖賢為國亦不能舍此顧聖賢但有生財之道不似暴君汙吏之聚斂耳若只教人不聚財都無箇生財之道則議論遂於一偏天下後世亦病其難行了故又說此一段○生者衆為者疾是勤以開財之源食者寡用者舒是儉以節財之流寡字與衆字對舒字與疾字對生者衆而食者亦衆則所生者即盡於所食為者疾而用者亦疾則所為者即盡於所用財如何得足惟夫生者衆而食者寡則所食者不能盡其所生為者疾而用者舒則所用者又不能盡其所為故財恒足財就國家說不是民間的財足謂之恒者其足有常也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

食水旱不能為之災盜賊不能使之貧者此之謂矣〇農夫
救野今之生者亦衆其如食不寡何征役有限今之為者亦
疾其如用不舒何是故宗藩之重者可減閹宦之多者可除
軍伍之冗者可革此亦寡食策也貴人之濫者可省土木之
脩者可停珠玉之采者可罷此亦舒用策也他如中鹽者可
以半納粟使錢者可與銀通行此亦足財策也至於富民以
粟納監軍職以銀加官則雖財有不足亦斷斷乎不可為也
司國計者以為何如耶
念生者之難則不忍以易食而食之者自寡念為者之難則
不忍以易用而用之者自舒然子曰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
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欲足財者念之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上文說生財之道使人知不必聚歛此文又開陳利害以警人使其知不可聚歛也○仁者句重不仁句帶着說以財發身者身之發常從散財上起似以財發之一般

未有上好仁　節

此承仁者以財發身說仁者使是好仁之君下好義與終事何不與府庫句乘着只遞過到府庫財去見仁者之得民如此而府庫之財可以長保也府庫之財既是其財則雖不聚財而財亦聚於其中矣

孟獻子曰節

此條是說用人與理財相關重在不畜聚歛之臣畜馬伐冰

四句不重雞豚牛羊且不可畜之況可畜聚斂之臣而害民也畜馬伐冰者有爵而有祿故不可察雞豚畜牛羊以謀孳息之利而使民之利不得售聚斂之臣有國有家者皆不可畜之只於百乘而云者獻子是百乘之家故以為戒也然他却不是畜此的人友類子茲無竊又友樂正裘牧仲五人而其臣至莊子亦不可改則其所畜者可知矣○臧文仲命妾織蒲夫子以為不仁公儀子令民得售其貨拔園葵而去織婦蠶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亦造物之常理也士君子有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亦理之常耳不然受大而又取小吾恐造物者亦忌多取矣○士君子固不可侵小利為君者亦不可不體群臣既受牧民之責誰無與民同利

之心苟祿薄不足以為生則雖欲行其心而不可得也如伊川子以通直郎作崇政殿說書且典錢使家人踏麥以自活則雖欲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亦何可得耶是以明王制祿自卿大夫士至於庶人之在官者亦皆有以富之以此各得行其心而稱其職也後人多不及思慮所謂體群臣者未之講矣既不能體群臣又安能子庶民乎○盜臣亦不可有與其二句是甚為之辭見得必不可畜聚斂之臣○此謂國二句雖是釋獻子所謂然挨開在平天下者身上說以利之利財利也為利之利便利也何謂義散財發粟薄賦緩征是矣須知是就獻子之言斷見當以義為利若慎德之仁人則非有所利而為之也

長國家　節

上條就義理說是正其義不謀其利之意此條就利害說則謂若要以利為利終亦無利而有害不若以義為利之愈也○問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何也曰長國家者元不少財用而却急急於財者不是小人孰使之盍小人欲媚其君多借此為進身之階桑弘羊之於漢裴延齡之於唐王安石之於宋是矣○彼為善之陸宣公引此段無此四字想是衍文宣公有云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瘁而根柢拔此確論也彼小人於國家其為禍不可而禍之烈者莫甚於務財用而使其君之失民心民心一失人怨而天災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小人能如之何耶至此而君不能保其國家小人亦不能保其身

財用之務竟爲誰而務也眞所謂爲大盜積者而悔亦無及矣長國家者及蚤尚警悟哉

此章於用人說仁人於理財說仁者仁字是因絜矩說來絜矩是恕恕是爲仁的方法用人不恕安能爲愛人惡人之仁理財不恕安能爲以財發身之仁既不能爲仁便不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不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而可謂之大人乎○此章或說君的事或說臣的事又或是槩說的事都不曾拘着只要說箇絜矩的意思在然大要不過是理財用人兩事先愼乎德以下說理財秦誓以下說用人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孟獻子以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矣○章末須繳云平天下

者以義而為利則不利之利在天下也而興起之心以遂明
德之明在天下也而至善之化以成盛德大業備於此矣大
學之道畢於此矣大人哉